

東
軒
筆
錄
一



東
軒
筆
錄

一

魏
泰
撰

中
華
書
局

此據稗海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東軒筆錄卷之一

宋 臨漢魏 秦撰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僞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卽位，卽舉平晉也。

錢俶初入朝，旣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旣而皆如所處。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繫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獠。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而加獎

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晏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僊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嘯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搏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迴定疊也。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爲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壽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一日藝祖太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於城下。艇中唯有一卒司鑪。世謂之茶酒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坐。以至迴舟。矢石終不能及。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昶、修輩皆承眷禮。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踈遠寇讐。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

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遭禍，南箕扇疑，投杆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命武士搜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寘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爲相。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尙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宜力

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按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實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墮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啻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眞宗。尚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搏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搏回奏曰。壽王眞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卽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眞宗爲壽王。異日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搏之相也。

眞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眞宗善設論。雖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杜鎬以博學尤承眷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開地。眞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便坐懇述。眞宗曰。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鎬於是薦戚綸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請而卒。

眞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卽位之初。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責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之語。眞宗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偁死矣。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支。遂受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猖開運之勝。聞於上者。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眞宗一夕召

寇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爲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眞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疊鼓。然後北伐耳。眞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眞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卽時進熟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辟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卽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迴日卽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爲蕃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常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衄敗。故時人曰。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人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

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景德末年。天書降左承天門鵝尾上。既而又降於朱能家。於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盡哀天書置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爲非。若孫奭、張詠、尤極詆訛。未幾朱能謀叛。天下愈知其詐。至眞宗上仙。王文正公會當國建議。以爲天書本爲先帝而降。不當留在人間。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無一字留者。文正之識慮微密。皆如此也。

東軒筆記卷之二

隋斯囉。唐吐蕃贊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梃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隋氏自此衰弱矣。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眞宗仁宗位至侍中。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姦邪。及稍進用。卽啓迪眞宗以神僊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盃注者。獻藝於廷。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盃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卽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

种放隱終南山。往華山訪陳搏。搏聞其來。倒屣迎之。旣卽坐。熟視曰。君他日甚顯。官至承郎。种曰。我之來

也。求道義之益。而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法合爲此官。雖晦迹山林。終恐不能安耳。今雖不信。異日當自知之。放不懌而去。至真宗時。以司諫召至闕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竟如擣之相也。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纓絰跪爐於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卽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

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忠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疎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爲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敘位。其人斂板曰：某卽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卽可知也。王慙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陳晉公恕自升朝入三司爲判官，旣置鹽鐵使，又爲總計使，洎罷參政，復爲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籍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副使歸班。晉公卽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爲三司使，而晉公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立事件，類爲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押字。旣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者矣。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

是時萊公判陳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鴟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爲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清美。最宜淪茗。林麓迴抱。境亦幽勝。寇萊公謫守雷州。經此。酌泉誌壁而去。未幾。丁晉公竄朱崖。復經此。禮佛留題而行。天聖中。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至此寺。觀二相留題。徘徊慨歎。作詩以誌其旁曰。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繼南行。層巒下瞰嵐煙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誌。敘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纔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

拾遺爲館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壹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傳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而恨不得爲真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爲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雙引重金也

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白樂天詩也

夏鄭公棟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鸞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敍其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後數年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乞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鄭公乘興題曰簾內衮衣明黼黻殿前旌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爲詩皆有所屬初罷樞府爲南京留守時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擬踰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讎敵益衆而抨彈之疏不輟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羽輕絃勢未安孤飛殊不礙鸞鸞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遊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會當國鄭公爲翰林學士欲撼之因作青州詩曰日上西山舞鸞鶴波翻碧海鬪蛟龍直鈎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眞宗晚年欲策后時王旦爲宰相趙安仁參知政事將問執政會王旦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爲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於側微恐不可母儀天下眞宗不懌翊日以趙之語告王冀公欽若冀公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爲后異時上果以冀公之言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作配聖主眞宗翊日以語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安仁嘗爲沈倫門客眞宗深以爲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轉一官爲天書扶持使劉氏竟立卽明肅太后也冀公權寵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廷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盤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後其弟傭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恠其衣服百結而胸懸盤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怒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眞宗已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眞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諡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楊景宗卽章審太后弟也太後旣入掖廷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墨其面至無見膚眞宗幸玉清昭

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於車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卽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後景宗旣在仕。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旣貴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撾擊人。世謂之揚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於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籍沒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歎異之。又見十五卷

